

战火中的风采

ZHANHUOZHONGDEFENGCAI

● 辽宁省军区政治部 编
● 辽宁人民出版社



战火中的风采

辽宁省军区政治部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年·沈阳

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六十周年

战火中的风采

辽宁军区政治部编

战火中的风采

Zhanhuozhong De Fengcai

辽宁省军区政治部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290,000 开本:850×1168 $\frac{1}{2}$ 印张:13 $\frac{1}{2}$ 插页:2

印数:1—5,5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慧

责任校对:姚喜荣

封面设计:张德喜

赵学良

ISBN 7-205-00166-8/I·7

统一书号:10090·457 定价:3.30元

前 言

岁月匆匆向前奔流，一切都显得很远，又都显得很近。无数优秀中华儿女，写下了光辉而又艰难的历史，使苦难与伟大交融在祖国的大地上，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骄傲的回忆。谁若蔑视我们的回忆，只能说明自己的浅薄与无知。因为，我们都懂得，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邓小平同志说：“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象我们前辈那样，象我们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把辽宁省军区的一些老红军、老八路、老战士几年来撰写的数十篇革命回忆录，编辑成《战火中的风采》一书，献给广大读者，献给建军六十周年，我认为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我们已经开始了比革命战争年代更艰巨更伟大的新的长征。珍惜过去，激励现在，展望未来，发扬革命先辈和革命先烈们的艰苦奋斗和勇敢牺牲精神，把它世代传下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共产主义壮丽事业，不断开花结果，永放光辉。

刘 东 藩

1986年10月1日

目 录

前 言

回忆毛主席对我的关怀·····	赵承金 (1)
在见到朱德总司令的日子里·····	鲁 铭 (8)
彭总指挥我们渡海作战·····	由先武 (10)
李立三同志派我进敌区·····	李 竞 (18)
难忘的朱瑞司令员·····	范昆源 (25)
肖华司令员与安东青年二三事·····	由先武 (39)

沂蒙凯歌·····	黄国忠 (43)
八女投江·····	张红旗 (54)
激战文安洼·····	张志强 (58)
《烽火报》的日日夜夜·····	孙学仁 (61)
月夜夺粮·····	姜焕周 (75)
他们举起了反战的火炬·····	张志强 (79)
长白山篝火·····	刘玉泉 (95)
战斗在敌后的高桥区队·····	董国政 (100)

红旗插上天津城头·····	丁剑锐 (128)
大清河北鏖战王风岗·····	张志强 (135)
兵不血刃·····	朱士良 (144)
驻守瑗珲城·····	景 帆 (228)

在敌群中·····	朱士良 (238)
锦州战役的前奏·····	范昆源 (281)
忆国民党六十军长春起义·····	李 竞 (296)
浩然正气壮山河·····	孙学仁 彭景文 (307)
在朝鲜战场上的防空哨·····	朱士良 (413)

目 录

(1) 金永珍·····	有关前线的战士生活
(8) 舒 晋·····	里干日同今同息康宋既见全
(10) 九来由·····	知书新集门吏科崔景道
(18) 袁 丰·····	习新报非新志同三立李
(22) 范昆源·····	昆今同微宋前志非
(38) 九来由·····	事三二平青永安世昆今同平首
(43) 志国黄·····	郑瑞蒙而
(24) 范昆源·····	王对文八
(28) 范昆源·····	书安文斯新
(61) 斗年林·····	黄安日日前《用火书》
(72) 周 兴美·····	解得安且
(79) 范昆源·····	取火前部丁反林举前部
(92) 袁玉峰·····	火前山白斗
(100) 女国董·····	周习得前自安立平部
(138) 林德丁·····	夫叙前天上部部立
(132) 范昆源·····	周周王部部非部部大
(143) 袁士来·····	以血不哭
(228) 范 景·····	解得安且

回忆毛主席对我的关怀

赵 承 金

我是辽宁省海城县牛庄人。1917年我高小毕业后参加了东北军，后来在六九一团三营任营长。1937年10月，我因不满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毅然参加了吕正操同志领导的小樵镇改编，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参加革命后，我先后担任过人民自卫军团长、冀中一分区司令员等领导工作。1939年，我率冀中军区南下支队参加讨顽战斗，后来就留在冀鲁豫任四分区司令员。

1934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把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增加到了四五十万。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我党一方面在政治上积极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一方面在军事上认真做好对付国民党武装进犯的准备。我对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妄图挑起大规模内战的阴谋十分气愤，多次要求上级批准我带领部队，到陕甘宁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1944年1月，中央军委给冀鲁豫军区发来电报，命令杨得志司令员带领一部分部队奔赴延安。军委在电报中，还批准我也一同到延安去。冀鲁豫军区这次调往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是：十一团、十六团、十九团、三十二团和回民支队等六个团。部队穿过太行区、太岳区，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行军，于4月上旬到达延安。

根据军委的部署，冀鲁豫军区来的部队编为联防军教导第一旅，由杨得志任旅长，我任副旅长。整编后，部队开进到甘泉县清泉沟一带驻防。战士们自己动手伐木、烧石灰、打窑

洞，部队很快就安顿下来，然后迅速掀起了练兵和生产热潮。清泉沟原来是一片原始森林，部队开来之后，往昔荒凉寂寞的山沟立刻变得生气勃勃。白天，战士们的歌声、劳动号子声、练兵喊杀声，在山谷间回荡；夜晚，层层窑洞的灯光与天上的群星互相辉映，十分壮观。

参加革命以后，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两个愿望：一个是想见见毛主席，一个是想到中央党校系统地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刚到边区时，起早贪黑地忙于带领部队搞营建，这些事情也顾不上多想，部队安顿下来后，我的这两个愿望就又冒了出来。一次和杨得志旅长谈话时，我说出了自己的愿望。杨旅长笑着说：“这是好事嘛，我去向上级反映！”

8月24日，我正在旅部开会，忽然接到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同志打来的电话。张参谋长在电话里高声说：“老赵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要在26日接见你！贺老总已经安排了汽车，后天早晨去接你。”听到自己蕴藏心中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时，却又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一下子愣住了，直到张参谋长又重复了一遍，我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原来，杨得志同志把我的愿望分别告诉了张经武同志和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同志。他们又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马上就答应见我。

8月26日早晨，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贺老总派来的汽车就开到了我家门口。全家人和许多老战友都来为我送行，嘱托我代他们向毛主席问好。我的三女儿儿听说我要去见毛主席，叫着跳着也要去。我怕耽误时间，就带她一起上了车。

清泉沟距延安将近二百里路，汽车在山间大道上疾驰。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汽车是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了，我却嫌汽车跑得太慢，恨不得一下子飞到毛主席身边，路旁美丽的景致也根本无心观赏。但一想起就要见到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了，

自己该说点什么好呢？我的心里不由得又有几分紧张。

汽车开到了枣园毛主席住处，早已等候在门前的工作人员看见我们来了，立刻返身进去向毛主席报告。我刚刚从汽车上下来，毛主席就走出了窑洞，满面笑容地向我伸出手，问道：“你是赵承金同志吧？”毛主席拉着年儿的手把我们让进窑洞。刚刚坐下，警卫员就给我倒来一杯热茶，然后又给年儿端来一盘点心。毛主席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纸烟让我吸，我回答说不会，毛主席自己点着了一支，然后便问我是哪里人，多大年纪，有几个小孩……那亲切的语气。就象和一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谈家常一样。我在路上的那种紧张心情，不知不觉地就消失了。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1937年9月东北军六九一团改编的经过。毛主席听得十分认真，他说：“你们从旧军队里出来，站到革命一边，党欢迎你们，人民也欢迎你们，”毛主席还详细询问了吕正操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又说：“你们改编时，你母亲受了不少苦啊。”

毛主席的话，引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我们改编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不但封闭了六九一团在陕西省的办事处，而且对留在那里的六九一团官兵家属进行残酷地迫害。他们先后三次抄了我的家，还把我的母亲和两个女儿逮捕起来。当时我远在敌后，对家里的情况知道得并不十分清楚，但党中央却很快了解到这一切，立即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发去电报，千方百计地把我的母亲和女儿营救了出来。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又亲自安排了人员，穿过日寇占领区，把母亲和孩子接到我的身边。想起这些，我的心中充满了对党的感激之情。

这时候毛主席又问我：“你母亲多大年纪了？听说现在还

天天纺线。”我回答说：“我母亲今年67岁，她纺线还是跟甘主任学的哩！”原来，我们到了陕甘宁之后，我母亲看到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也想学纺线。贺老总听说了，就派人给送来了两架纺车。开始时，我母亲纺出的线总是不匀，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甘泗琪同志到我家作客时看见了，就一面讲解动作要领，一面手把手地教起来。我告诉毛主席，我母亲现在已经成了纺线能手，纺出的线都交给了延安合作社。毛主席微笑着说：“老人家很进步啊，你回去后代我向她问好。”我连忙说：“主席，我来时母亲要我向您问好呢！”

接着，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改编后部队的情况。当讲到改编时我带的一个营现在已发展成了九个团时，毛主席高兴地说：“我们的军队就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起来的。你们在敌后的情况我听说了一些，仗打得不错。”我回答说：“我们能取得一些成绩，都是党培养教育的结果。党对我们这支部队很关心，先后派了谭冠三、旷伏兆、何善远、张国华等同志来担任政治委员，这些同志对我的帮助都很大。可是自己进步不快，心里非常惭愧。”毛主席安慰我说：“一个人的思想改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抓紧，又不能着急。”

趁着这个机会，我说出了自己想到中央党校去学习的想法。毛主席解释说：“现在我们的工作十分紧张，还不可能抽出更多的干部去住校学习。这支部队你待过多年，目前还是留在那里工作好。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嘛！可以自己找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来看看。平时多看文件、多看报纸，也是一种学习。”毛主席还说，除了要学习政治，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还要学习无产阶级的战术思想。现在敌人的力量还很强大，我们在战略上要以少胜多，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接着，毛主席又一句一句地给我讲解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

追”的十六字诀，中间还穿插一些战例，讲得深入浅出，精辟而又生动，我听得入了迷。

时间不知不觉地到了中午，我站起身来向毛主席告辞。毛主席说：“你不要走，一定要在这里吃午饭。”我说：“那太麻烦主席了。”毛主席说：“我自己种了点菜，你也来尝尝。”不一会儿，炊事员就端上来六盘炒菜，有韭菜、青椒、西红柿……望着满桌热腾腾的饭菜，再看看毛主席居住的这间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办公桌和几把凳子的简朴的窑洞，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毛主席看我没动筷子，就亲自夹起一块西红柿放到我的碗里，说：“西红柿很有营养哟！”我一边吃一边称赞饭菜味道好，毛主席笑着说：“自己种的东西，吃起来觉得格外香。”

午饭后，毛主席不顾休息，继续和我谈了起来，问我整编后干部的思想情况怎么样，嘱咐我们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军事训练，不断提高战斗力，还要努力搞好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我觉得自己耽误了毛主席半天时间，心中很不安，便再次起身告辞。临别时，毛主席送给我一张他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照片，并且拿出一包蛋糕送给我的三女儿。说：“这是咱们边区自己生产的，给孩子带回去。”

我回到部队以后，在军人大会上介绍了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全旅干部战士都受到很大鼓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上级决定调我回东北工作。出发之前，毛主席召见了陈赓、宋时伦、邱先通和我。毛主席首先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了内战危险的严重性，然后分别向到各条战线去的同志提出了任务。他要求我们到东北去的同志，一定要和当地党组织密切配合，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随时准备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保卫人民抗

战的胜利果实。

到东北后，组织上分配我担任沈阳卫戍区副司令员兼保安四旅旅长。沈阳，是我当年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1931年，日本侵略军袭击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那时我正在东北讲武堂学习，我们许多同学想和敌人决一死战，可是蒋介石却命令我们不准抵抗，把沈阳城拱手让给了敌人。今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沈阳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抚今追昔，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参加革命这条路走对了，中国人民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地得到解放。不久，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向东北大举进攻。我主动向上级要求，带领部队到辽阳创建了辽南军分区，配合主力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不管环境多么艰苦，战斗多么激烈，只要想起毛主席的关怀和教诲，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

1954年，我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经常到北京开会，同各界人士共商国是。1962年3月末，全国政协三届三次全体会议和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同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天下午进行小组讨论，我刚走进大会堂，就看到毛主席从对面走来。后面还跟着中央的几个同志。我便站到一边，想让毛主席先过去。但毛主席已经看到了我，他大步走过来，握着我的手问道：“你现在在哪工作？”我回答说：“现在在辽宁省军区工作。”毛主席又问：“参加人大吗？”“不，参加政协。”我回答了毛主席的问话，并且问毛主席身体好。毛主席笑着点头说：“好，谢谢你！”分手时，毛主席又亲切地嘱咐我，要好好工作，注意身体。

我今年已经86岁了，前几年得了乳腺癌，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后来又得了一场眼病，几乎双

在见到朱德总司令的日子里

晋 关 铭

1938年1月，我参军到一一五师随营学校。随营学校校长是何长工，副校长是周纯全，政治部主任是黄欧东。当时，我给黄欧东同志当警卫员。5月，随营学校改为抗大一分校，10月开始东迁，由洛川迁到山西晋东南距八路军总部十八华里的地方。在这个期间，我多次见到朱德总司令。他的举止言谈、他的音容笑貌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成为鞭策我、鼓舞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朱总司令很关心学校的工作，关心学员的学习和生活。他经常来学校视察工作，了解情况，每次来都到黄欧东同志的住处，而且又常常是在那儿吃饭。一分校一般是吃小米饭，有时也吃馒头。朱总司令赶上什么饭，就吃什么饭，从不搞特殊的吃喝，每到开饭的时候，都是由我把饭打好，端到黄主任的住处。总司令和黄主任一边谈话，一边吃饭。他们有时谈工作，有时谈生活，显得非常和谐和随便。黄主任平时最喜欢吃的是在滚热的小米粥里打上一个生鸡蛋，然后用筷子搅拌好。朱总司令一来，赶上饭时，黄主任也用这个招待他。对于这种吃法，朱总司令还蛮喜欢哩！

朱总司令每次到学校，都是独自骑马而来，不带警卫员。他的马很高大，性情柔和，跑得既快又稳。当时，虽说我才13岁，但也很喜欢骑马。每次给朱总司令遛马，我都要骑着跑两圈儿。朱总司令非常平易近人，说话时总是面带笑容。在他

面前，我们那些小战士都没有怕他的感觉。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开始有些拘束，可是他微笑着摸我的头，问我多大了，哪里人，参军多长时间等家常话，以后，我的心情很快就轻松下来了。我一一回答完，朱总司令很满意，还鼓励我好好干工作。

朱总司令很爱打球，每次看到我们玩篮球时，他都上场和我们玩一阵子。不过，他上球场上多是站在一个地方，我们抢到球便传给他。他得球就投篮，投中后就拍手哈哈大笑。

朱总司令衣着朴素，和大家一样，也是灰制服，因为没有别的衣服，脏了也不好洗，衣服上总是油渍麻花的，裤子还打着补丁。在球场上，他的年龄大，要是不知道，还真会以为他是个炊事班长呢！

彭总指挥我们渡海作战

由 先 武

把岁月溯回三十六年，那是一个严寒而又难忘的冬天。我陆军第一四八师在师长赵鹤亭、政委陈一震的率领下，按照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布防在西朝鲜湾铁山半岛东至郭山，西至鸭绿江口一线，准备反登陆作战。在我军对面茫茫海面星罗棋布的岛屿里，有一个叫大和岛的岛屿。据侦察，敌“白马部队”约一千四百多人就盘踞在以这个岛屿为中心的诸岛之上，敌人还在那里设立了李伪“国防部情报站”和“联合国军远东空军司令部情报站”。他们凭借海上屏障，伺机向我反扑。

1951年的朝鲜战场，正值我军成功地进行了五次战役之后，把敌人打到三八线附近，从而扭转了战局，奠定了朝鲜战争胜利的基础，迫使敌人不得不坐下来谈判。但是，美国侵略者并不甘心其在军事上的失败，在谈判的同时，对我不断发动进攻，进行所谓“绞杀战”，蓄谋着更大的战争冒险。

就在这时，敌人在西朝鲜湾凭借大和岛等大小岛屿，经常向我方派遣特务，刺探我方军情，兵舰炮击我后方交通枢纽郭山车站，指挥空军轰炸我后方运输线，还掩护其浅水舰船出没在椴岛、大、小和岛一线水域，抢掠渔民，扰我沿海。

面对敌人的威胁，我军广大指战员个个早已摩拳擦掌，盼望彭德怀司令员早日下令部队渡海作战，一举歼灭各岛之敌，全师上下又多么期望彭总和上级指挥部把这一光荣任务交给我们这支部队啊！请战书和决心书象雪片一样飞向指挥部。

就在这期间，彭总终于召见了师长赵鹤亭和政委陈一震同志到总部去。当时的志愿军总部驻在会仓里西边的一个山洞里，总部的周围是十分严密的。已是夜里十二点时分，师长和政委乘坐的吉普车开着小灯，沿着崎岖的山路缓慢向前行进。当到达那里时，彭总和邓华副司令员早已在等着了。彭总紧紧地握着他们的手，微笑着让他们坐下来。

就在这次接见中，彭总把渡海作战、收复大和岛的任务交给了一四八师。这真是令人振奋的时刻，彭总在听了赵鹤亭师长对大、小和岛等岛屿的地形、水势、敌兵力部署等情况的汇报之后，对所提出的地面和空中火力支援，以及部队渡海训练时间等要求，都一一作了答复。同时，对渡海作战的特点，注意事项，也都作了详尽的指示。当他们要离开总部的时候，彭总又问还有什么困难没有？赵师长和陈政委坚定地回答说：“有伟大祖国的强大后盾，有中朝军队的并肩作战，有上级的正确指挥，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一定胜利完成任务！”

10月中旬，军部下达了准备攻击的命令，要求该师采取由近及远，逐岛作战，于11月底前收复大、小和岛。消息传来，全师上下顿时沸腾起来，指战员们就象绷紧了弓弦，只要一声令下，就会万箭齐发，射向敌人的心脏。

要收复大和岛，首先就要扫清外围诸岛的敌人。11月5日，师部接到向位于铁山半岛正南面、海峡相距约两千米远的楸岛攻击的战斗命令。

楸岛，全岛面积约十八公里，东西狭长约二十公里，岛土全部都是山岩，原有的八十多户居民，早已迁走他乡。据我侦察，可以登陆的只有朴达金、小达金、旧岭三处渡口，其余都是陡壁悬崖不便登陆。涨潮时沿岸水深三到四米，退潮后出现有二百米的浅滩，海湾部有四、五百米远的浅滩。守敌是“白